

彩色  
插图本

# Diary of a Naughty Boy

# 捣蛋鬼日记



[意大利] 万巴 ★ 著

许高鸿 ★ 译



【彩色插图本】

# 捣蛋鬼日记

[意大利] 万巴 ★ 著 许高鸿 ★ 译



Il Giornalino Di Gian Burrasca  
di vamba  
Giunti Marzocco 1980,  
Stampato In Firenz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捣蛋鬼日记：彩色插图本 / (意) 万巴著；许高鸿译。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4

ISBN 978-7-02-009714-2

I . ①捣… II . ①万… ②许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—日记体小说—意大利—近代 IV . ① I54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09953 号

责任编辑 王瑞琴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60 千字

开 本 720×1020 毫米 1/16

印 张 14.75 插页 3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714-2

定 价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65233595



1870年9月20日，意大利军队进入罗马

1897年9月20日，加尼诺出生

## 9月20日

好了，我把今天的日历画到我的日记本上了。今天是意大利军队进入罗马的日子，也是我的生日。我把这两句话写在了日历上，目的是告诉来我家的朋友别忘记给我送礼物。

下面是到目前为止我所收到的礼物：

1. 爸爸送我一把可以打靶的手枪。
2. 姐姐阿达送了我一件小方格的衣服，但我对衣服不感兴趣，因为它不是玩具。
3. 一副精致的钓鱼竿，还附有鱼钩、鱼线，钓鱼竿可以折成一节一节的。这是维基妮娅姐姐送我的。这件礼物我很喜欢，因为我酷爱钓鱼。
4. 露伊莎姐姐送给了我一个文具盒和一支红蓝铅笔，



## 5. 妈妈送给我一个日记本，它是礼物中最好的。

嗨！妈妈的礼物真好！她送我这个日记本，使我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和经历的事情都记下来。它像一本漂亮的书，封皮是绿绸子的，每一页都雪白雪白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填满它！我曾经是那样渴望有一个自己的日记本，好在上面写下我的回忆。我的姐姐们每天在睡觉前披头散发，半敞着衣服，写着一天的事情。我现在也能像她们一样了。

我真不明白这些女孩子们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！

相反，我却一点不知道写些什么。那么，我怎么才能填满你的每一页呢，我亲爱的日记本？我的画画才能帮了我的忙，我在日记本上画上了我的像，画上了我满九岁时的样子。

不过，像这么漂亮的日记本还是应该用来记上我的想法、我的思考……

有办法了！抄一段阿达姐姐的日记不是挺好吗？正好她同妈妈去别人家





串门了。

我走进阿达的房间，打开她桌子的抽屉，取出了她的日记本。现在可以安心地抄了。

唉！要是那个小老头再也不来我家就好了！可是今晚又来了！这是不可能的事！我不喜欢他！我不喜欢他！我永远也不会喜欢他……妈妈说，他非常有钱，要是他向我求婚，我应该嫁给他！这不是太残忍了吗？我的可怜的心！他的手又粗又红，只知道同爸爸谈葡萄酒、油、土地、农民、牲畜！从来也没见他穿过一件时髦的衣服……唉，要是这事早点完就好了！要是这事早点完就好了！我的心也可以平静些……昨天晚上，当我送他出门时，门口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他要吻我的手，我跑掉了。我让他的欲望成了泡影……哦，不！我爱我亲爱的阿尔培托·德·莱基斯。可是，多么遗憾，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穷职员……他老是使我心烦意乱，我再也不能忍受了！多么失望啊！生活是多么使我失望啊……我真不幸！！！……

好，就抄这几行吧，因为我已经抄满两页纸了。



临睡觉前我又把你打开了，我的日记本，因为今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。

像往常一样，大约八点左右，阿道尔夫·卡皮塔尼先生来了。他是一个老东西、坏东西，又胖又红……我姐姐取笑他是完全有道理的！

我呢，在客厅里拿着我的日记本。忽然，他尖声对我说——就像猫被剥皮时的叫唤声一样——他说：“我们的加尼诺在看什么好东西啊？”自然，我马上把日记本递给了他，他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声地念了起来。

开始，妈妈和姐姐们笑得像傻子一样。谁知，当他念到我从阿达日记上抄的那一段时，就吼了起来，使劲用手去撕日记本，但是日记本很结实。为



了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于是他一本正经地问我：

“为什么你要写这些混账话？”

我回答他，这些不可能是混账话，因为我是从我大姐的日记上抄下来的。她比我有发言权，知道该说什么。

刚说到这儿，卡皮塔尼先生就板着脸站起来，取了帽子，一声不吭地走了。  
真没有教养！

这时，妈妈不去生卡皮塔尼的气，反而冲着我嚷；惊呆了的阿达也哭了起来，眼泪像泉水一样。

她们都去安慰我的大姐了！

行了！最好还是睡觉去。这时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我已经在我亲爱的日记本上写了整整三页了！





9月21日

我真是生来就倒霉！

在家里，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。全家人都说，由于我的过错，把一门亲事弄吹了。这门亲事慢慢发展下去的话本来是挺不错的。像卡皮塔尼这样一年有着二万里拉收入的丈夫，就是打着灯笼也不容易找。阿达将受到惩罚。一辈子像贝蒂娜姑妈一样做老姑娘，以及诸如此类没完没了的话。

我不明白，从姐姐的日记上抄一段话究竟犯了什么大错！

哼！我对你起誓，我的日记：从今以后，不管好坏，一切都由我自己来写，因为姐姐的这些混账话弄得我很扫兴。



昨晚的事情过后，今天早上家里似乎要出什么大事。十二点都过了好久了，家里还没有吃饭的动静。我实在饿得不行了，轻轻地走进餐厅，从食品柜里拿了三个小面包、一大嘟噜葡萄和一把无花果，便夹着鱼竿到河边去安静地吃起来。吃完后，我就开始钓鱼。我只想钓几条小鱼，突然，我觉得鱼竿被什么拉了一下，也许是我身体太向前倾了，扑通一声，我掉进了河里！说起来难以让人相信，在我掉进河里的一刹那，我根本没来得及想其他的事情，只是想到，这下子爸爸、妈妈、姐姐们将因为他们身边没有我而高兴了！他们将再也不会说是我毁了家了！他们再也不用叫我“捣蛋鬼”了！这个外号使我相当生气！

我在水中往下沉，往下沉，当我觉得被两只有力的胳膊提起来时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九月的新鲜空气，感觉立刻好多了。

我问把我救起来的撑船人，是否把我心爱的钓鱼竿也捞起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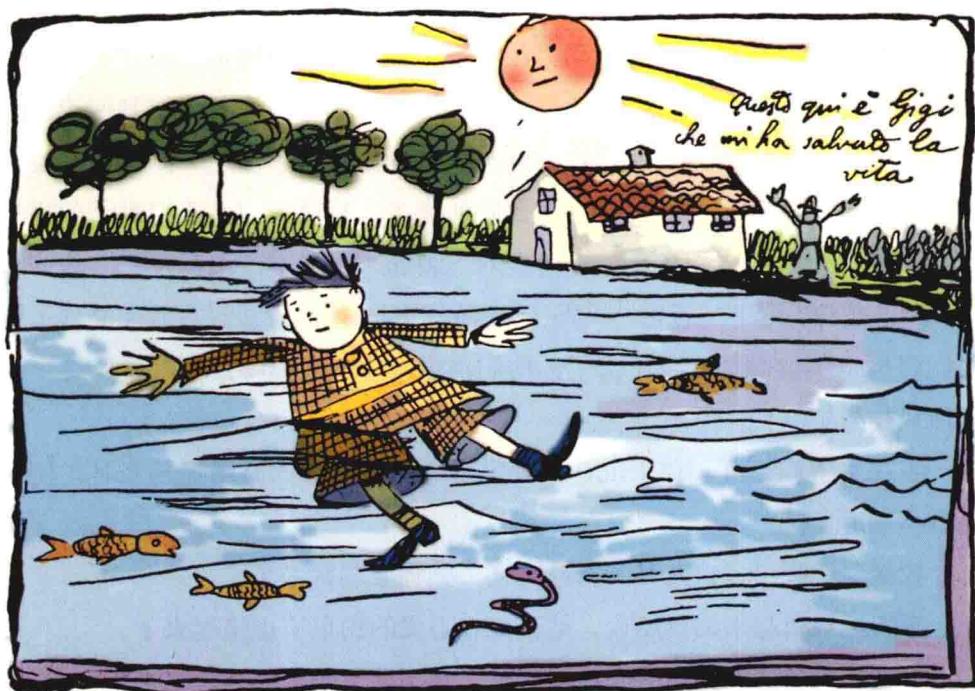
当切基把浑身湿漉漉的我抱回家时，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。



我告诉她，我好多了，但是我的话像是耳边风，妈妈的眼泪好像流不完似的。我多么高兴我掉到河里，多么高兴我经历了淹死的危险！要不，我也不会得到这么多的问候，听不到这么多的好话。

露伊莎姐姐马上把我抱上床，阿达姐姐给我端来了一碗滚热的汤，家里人都围在我身边，连用人们也是这样，一直到吃饭时才离去。临下楼前，她们用被子把我捂得那么紧，以致我都要闷死了。她们让我别调皮，好好地躺着别乱动。

但是，对于我这样年龄的孩子来说，这能办得到吗？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干什么呢？我从床上起来，从衣柜里取出了那件小方格衣服穿上。为了不让人听见，我轻轻地、轻轻地走下楼梯，藏到了客厅窗子的帷帘后面。要是我被他们发现，又将挨多少骂啊！……不知怎的，我在帷帘后竟睡着了。大概是因为困，或者因为太累了，我在帷帘后睡了一大觉。当我再睁开眼时，从帷帘的缝隙中，看见露伊莎和科拉尔托医生正肩挨着肩地坐在沙发上低声





说着话；维基妮娅在客厅的另一个角上心不在焉地弹着钢琴；阿达不在，她肯定睡觉去了，因为她知道卡皮塔尼不会再来了。

“至少还要一年的时间，”科拉尔托说，“巴尔迪医生开始变老了，他答应让我做他的助手。亲爱的，你一定等急了吧？”

“哼，等你？不！”露伊莎说，两个人都笑了起来。

科拉尔托继续说：“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过。在我们宣布订婚之前，我想先取得一个稳定的职业……”

“是的，还没订婚就宣布，傻瓜才这样做呢！”

我姐姐说到这儿，突然站了起来，坐得离科拉尔托远远的。这时，正好马拉利进来了。

大家都非常关心地问起了可怜的加尼诺现在好一点了没有。这时，妈妈





冲进了客厅，脸色苍白，让人害怕。她大声说，我从床上逃走了，她到处找我，都没有找到。这时，为了使妈妈别再着急，我能做点什么呢？我叫了一声，便从帷帘后面走了出来。

当时，大家都吓了一跳！

妈妈一边哭一边埋怨着：“加尼诺，加尼诺！你吓死我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！这么长时间你都在帷帘后面？”露伊莎红着脸问我。

“是的，你们总是教训我，要我说真话，那么，你为什么不对你的朋友说你们要订婚了？”我转向她和医生问道。

我姐姐抓住我的一只胳膊，要把我拖出客厅。

“放开我！放开我！”我喊着，“我自己走。为什么你一听见门铃响就站了起来？科拉尔托……”没等我把话说完，露伊莎就堵住了我的嘴，把我拖了出去。

“我真想揍你一顿，”她哭了起来，“科拉尔托也绝不会原谅你的。”可怜的姐姐伤心地哭着，她像丢了一件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一样。

我对她说：“姐姐，你别哭了。要是知道科拉尔托吓成那个样子，我走出帷帘时就什么也不说了。”

这时，妈妈来了。她把我抱回床上，吩咐卡泰利娜在我睡着前不要离开。

我亲爱的日记本，如果不先写上一天所有的事，我怎么睡得着呢？卡泰利娜也困得不行了，不时地打着哈欠，脑袋都要歪到脖子上了。

再见，日记本，今晚再见了。

10月6日

两个星期我都没在日记本上写一个字了。因为自从那天掉到河里，后来又溜下床，出汗着了凉后，我病倒了。科拉尔托一天来给我看两次病。他对我这么好，我觉得对不起他，因为那天晚上我把他吓坏了。我的病要过多少天才能好呢？……今天上午，我听到阿达和维基妮娅在走廊里说话，当然，





我要听听她们说些什么？原来，她们打算在家里举行一场舞会。

维基妮娅说，她高兴极了，因为我躺在床上，这样就不会闹出什么事来，舞会一定能成功。她说，她希望我在床上躺一个月。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姐姐们不愿让她们最小的弟弟病快些好起来……况且，我对维基妮娅那么好……我没病时，每天跑两次邮局，帮她寄信取信。有几次，我把信弄丢了，但我没对她说，她也根本不知道我把信弄丢了。她没有任何理由对我这样。

今天，我感到身体是这样好，我想起床了。下午三点左右，我听见女仆卡泰利娜上楼梯的声音，她是来给我送点心的。床，我都躺腻了，我便藏到门后，藏在妈妈的一条黑披肩里。当她进门时，我汪汪地学着狗叫，从她后面扑了上去……你想她会吓成什么样子？……她吓得把咖啡壶摔得粉碎，咖啡和牛奶都洒到了妈妈昨天刚为我买的地毯上。这个傻瓜又惊慌地大声叫起来，吓得爸爸、妈妈、姐姐们、厨娘和乔万尼都跑上了楼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有像卡泰利娜这么傻的吗？……像往常一样，我被骂了一顿……哼，等我病好之后，我要从这个家里逃走，逃得远远的，让他们学习学习应该怎样来对待男孩子！……



科拉尔托



卡泰利娜



10月7日

我今天终于被允许下床了……让一个像我这样的男孩子，膝上盖着羊毛毯，躺在安乐椅上一动不动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都要烦死了！在卡泰利娜下楼为我取糖开水的时候，我轻轻地、轻轻地扔掉盖在我膝盖上的东西，跑到露伊莎的房间里，从她的抽屉里翻出一大堆照片看了起来。我的姐姐们正在客厅里跟她们的女友罗西小姐聊天。卡泰利娜端着糖水回来，到处找我也没有找到……真有意思！……我藏到衣柜里去了！

那些照片把我逗死了……一张照片后面写着：“真是一个大傻瓜！”……另一张后面写着：“嘿，确实挺可爱！”这张上面写着：“他向我求婚，不过……想得太简单了！”其他的还有：“很热情！”……或者“嘴巴长得很难看啊！”有一张后面写着：“一脸驴相！”

每一张照片后面都写着这一类的话。我拿走了十几张我熟悉的人的照片。等我能到外面去的时候，我要跟他们开开玩笑。我小心地把抽屉关好，让露伊莎看不出有人动过她的东西……

但是，我不愿意回到我那又脏又乱的房间里去，我不想自寻烦恼。突然，我起了一个念头：“装扮成个女人怎么样？”

我找出一件阿达的旧胸衣，一条浆洗过的白拖裙，从衣柜里取出一件玫瑰色的葛布绣花上衣，穿戴了起来。裙子腰身很紧，而且要用别针扣住。我用玫瑰色的胭脂膏涂在两腮上，照着镜子……“真好看！”……完全变了样了！……我变成了一个多么漂亮的小姐啊！我姐姐将会多么嫉妒我，多么嫉妒我啊！”我高兴得叫出了声。

这样说着说着，我走下了楼梯，正好碰到罗西小姐要走。结果可热闹了！

“我的玫瑰红葛布衣服！”露伊莎嚷着，脸气得发白。

罗西小姐拉着我的胳膊，让我转向亮处，用讥讽的口气说道：“你的脸怎么这么漂亮？红红的，嗯，加尼诺？”





露伊莎给我使了一个眼色叫我别说，但我装着没瞧见她，回答道：“我在抽屉里找到一盒胭脂……”罗西小姐笑了起来，笑得那么狡猾，以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。

后来，我姐姐对我说，罗西是个快嘴婆娘，她将得意地到处散布，说我姐姐搽脂抹粉。

我当时打算赶紧回自己的房间，但露伊莎挡住了我。

我不服气地盯着她，扯掉了她衣服上的一根饰带。她发火了，打了我一个嘴巴……“好啊，小姐！……你还不知道照片都在我手里呢！”我心里想。

姐姐们认为，男孩子的脸生来就是让人扇耳光的……但她们不知道，当她们这样做时，阴暗和报复的想法就在男孩子们的头脑中产生了。我不作声，好吧……明天再看吧！

10月8日

哈，今天我去找那些送给我姐姐照片的人了，真好玩啊！

我第一个找的是卡洛·内利。他是一个门面漂亮的时装店老板，总是穿着最流行的衣服，走起路来老用脚尖，大概因为鞋子太瘦了。内利一见我进了他的店，就对我说：

“噢！加尼诺，你病好了吗？”

我回答他说好了，接着又一个个地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。他送了我一根漂亮的红领带。

我谢了谢他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既然他开始问我姐姐的事，我认为是时候了，就取出了照片。这张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：“老来俏，我知道他要说些什么。”



卡洛·内利



他看了看自己的照片（就像画上画的），小胡子气得都竖了起来，嘴张得老大，大得都快要连到耳根了，脸涨得像红辣椒。他对我说：“好哇，是你在跟我搞恶作剧？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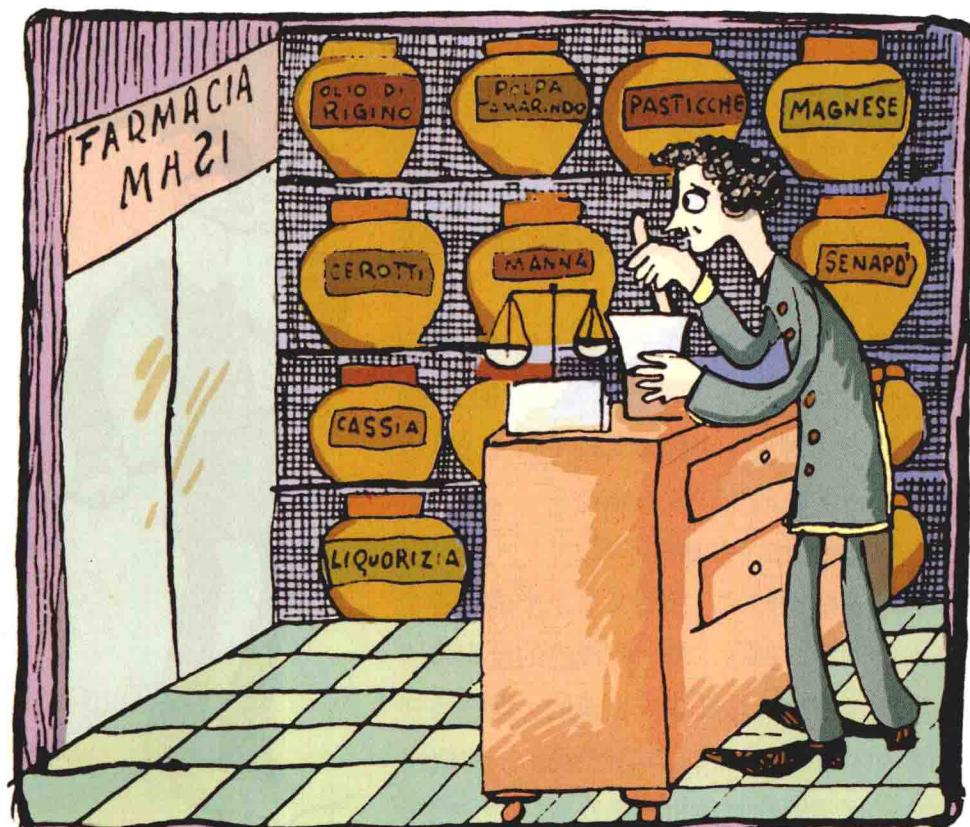
我回答他说不是的。这张照片是在我姐姐抽屉里找到的。

说完，我就跑了。因为我看见他的脸色让人害怕，再说，我也不愿意听他啰啰唆唆地耽搁时间，我还要去散发其他的照片。

接着，我马上跑到皮埃利诺·马西的药店里。

他长得多丑啊！可怜的皮埃利诺长着红红的鬈发，脸色蜡黄，脸上还尽是坑坑洼洼的。

“你好，彼特罗。”我问候他道。



马西药店





“噢，是加尼诺！家里的人都好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都好，大家也问你好。”

这时，他从药架子上取下一只白色的大玻璃瓶，对我说：“你喜欢吃薄荷片吗？”

还没等我回答，他就抓了一把五颜六色的薄荷片给我。

确实是这样，男孩子有个可爱的姐姐真是福气，总是能受到小伙子们的注意。

我收起薄荷片，然后取出照片，热情地对他说：“你看看，这是今天早上我在家里找到的。”

“让我看看！”皮埃利诺伸长了手。我不愿无代价地把照片给他，可是，他用力抢了过去，念起照片背面用蓝铅笔写的字：“他想吻我的手，真是笑话！”

皮埃利诺的脸马上像纸一样刷白，我甚至以为他会马上晕过去。但是，他没晕倒，却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你姐姐这样愚弄一个好人是可耻的，你懂吗？”

尽管我已经完全懂了他的话，但他为了让我更明白他的意思，就举起腿来做了个踢足球的动作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只是抓起一把散在柜台上的薄荷片，飞快地跑出药店，到乌戈·贝利尼那儿去了。

乌戈·贝利尼是一个很年轻的律师，快二十三岁了，同他父亲在一个律师事务所里做事。事务所设在维多利亚·埃马努埃莱路十八号。看走路的样子，就知道谁是乌戈了。他走起路来挺胸凸肚，鼻子朝天，可是说起话来声音却很低，好像脸要碰到鞋底似的。

他确实长得很滑稽，我姐姐说的是有道理的。我向他打招呼，心里有点不忍，因为他是个一本正经的人。

我进了门，对他说：“请问，乌戈·贝利尼在这儿吗？”



乌戈·贝利尼



他回答我说：“你找他干吗？”

“这里有一张他的照片。”

我把照片递给他，照片背面写着：“像个老头儿，多滑稽啊！”



基诺·维阿尼

乌戈·贝利尼接过照片，我回头就跑。这么一来效果更强烈，因为当我下楼梯时，就听见了他可怕的吼声：“没教养的！多管闲事！粗鲁！”

啊！要是把今天上午的事都写上的话，那么今天晚上觉都睡不成了！

那些小伙子，当他们看到照片背后的字时，脸色多难看啊！看到他们的种种怪样子，我都要笑破肚皮了。

然而，最可笑的是基诺·维阿尼，当我递给他背面写着“一脸驴相”的照片时，他的样子真叫人可怜。他流着眼泪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完了！”

他说得不对，因为，如果他真的完了，那他就不能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嘟囔那么一大堆废话了。

## 10月9日

为了让妈妈同意她们在家里举行舞会，今天，阿达、露伊莎、维基妮娅跟妈妈磨了一整天。这场舞会是她们早就商量好要举办的。她们再三地恳求妈妈，最后终于得到了许可。妈妈是那么好，她为的是让姐姐们高兴。舞会定于下星期二举行。

她们谈论着舞会应该邀请哪些人，自然，她们也想起了我送照片的那些人。

依我看，那些看到姐姐在照片背后写着“恭维话”的人，肯来参加舞会才怪呢！

